

艺界有声

推动中国精神的国际表达

访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景小勇

本报记者 张丽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眉山三苏祠时曾指出，“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苏东坡的出众才华、家国情怀和旷达精神，是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用创新的形式和思维在舞台上表达，是希望让东坡精神得以更广泛传播弘扬，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国人的有益之举。因此创作之初对《诗忆东坡》的定位，就是要创演一部具有现代性与国际性的中国舞台艺术作品。

出于作品的初始定位，这部剧选择了具有海外艺术背景的核心主创。总编导沈伟、音乐总监陈其刚、编剧郭长虹、灯光设计萧丽和书法设计杨涛等，都是业内成就卓著且认真负责的艺术家。演员团队也是精挑细选，长时间认真磨炼，始终保持业务精湛。创作团队更是深入基层、严格把关，致力于创作精品。主创团队深入四川眉山等地采风学习，翻阅研磨大量宋代相关典籍，定期开展艺术讨论和交流。同时还邀请专家团队保驾护航，冯双白、张晓凌、郑晓幸、吴洪亮等各领域专家都为作品的准确表达和精彩呈现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真知灼见。

记者：您曾谈到，《诗忆东坡》重在表现东坡精神，而不只是东坡故事。这部作品在内容、形式上有哪些新的探索？

景小勇：《诗忆东坡》继承对外文化交流的传统，思考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对标国际市场和国际审美的表达，向世界介绍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部剧共分为六幕：“事如春梦了无痕”“千古风流人物”“夜来幽梦忽还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且将新火试新茶”“一蓑烟雨任平生”。这部剧以诗词为线索，以舞蹈为语言，辅之以音乐、书法及舞台艺术手段，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个层面与多种形式，但其基本语汇是现代舞，涉及中外艺术形式融合表达的问题。特别是《诗忆东坡》的主题是东坡精神，不只是东坡故事。精神本身是抽象的，舞蹈本身也是抽象的，这就决定了《诗忆东坡》所要表达思想和所使用的形式都具有较高艺术性，需要观众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和审美基础，特别是对苏东坡的精神世界有所了解，对舞蹈艺术有所认识，才能更为准确地捕捉到这部舞剧的核心与精髓。

现代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代舞诗剧《诗忆东坡》，在国际化的新时代背景下，用符合国际视野的现代舞艺术形式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力求向世界观众呈现一个心境旷达、济世爱民、笑看人生的真实东坡形象。《诗忆东坡》是在向世界讲中国故事、讲中国人，以实现交流互鉴、美美与共，因此其所呈现的现代舞形式，受限于国内观众的了解、接受程度和接受习惯等，在一定时间内也许不会像《只此青绿》那样受到广泛接受和喜爱，这可能是正常的事情，但这一步必须要走。

记者：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自成立以来便积极服务于对外文化交流。在促进文化交流、深化文明互鉴方面，您有怎样的思考？

景小勇：提高站位，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发展，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是国有大团的艺术担当和艺术责任。因此，东方演艺集团在创作方面，始终将作品作为文化传承发展的全面体现。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开放包容，无论纵向的时间维度，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推动中国精神的国际表达，还是横向的现代艺术形式和文化交流互鉴，推动外来文化本土化，都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实践。这就需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坚持严谨认真、负责的创作态度，积极探索舞台作品的文化艺术价值。作为“文化使者”和“文化名片”的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在新的时代履行新的文化使命，我们愿意当文化艺术交流互鉴的试验者、探路人、垫脚石。

记者：首先请您谈谈《诗忆东坡》的创作初衷与定位。

景小勇：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我们创作《只此青绿》《诗忆东坡》等所始终坚守的初心。《诗忆东坡》是继《只此青绿》之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对古老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又一次充分发掘整理，也是一部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手段、现代审美理念紧密结合的探索之作。相比《只此青绿》，《诗忆东坡》在表达方式上更加面向国际。



▲《诗忆东坡》剧照

评序专栏



▲《江芦的咏叹》

收录在《江芦的咏叹》这本散文集中的文章，写作年代跨度超过半个世纪。可以说，这是我大半世人生的足迹和心路历程。

这本散文选，是为年轻的读者朋友们选编的。我很高兴这本书能走向热爱文学的年轻人。读我的这些散文，你们也可以认识一个曾经和你们一样年轻，一样心怀文学梦想的写作者。我当年走上文学之路，只是因为阅读和写作使我的生命变得充实，使我的生活变得丰富，使我的人生有了期盼。我认为，喜欢文学，喜欢写作，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生命伴侣。

我从小爱好文学，阅读带给我的快乐，使我毕生都回味无穷。在当一个阅读者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也会选择以写作为生，没有想

委员时间

把青草写到极致

——读阿古拉泰《青草灯盏》《随风飘逝》两部诗集有感

高洪波

一个成熟或接近成熟的艺术家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够准确地选择与自己心灵共鸣的题材不断深入开掘，或直抒胸臆或曲折婉转，或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自已的潜意识深处的诗思灵光反复歌咏，多侧面多角度加以聚集，继而让读者受到感动感染，直至震撼。

科尔沁乡党、蒙古族诗人阿古拉泰，应该视为具备这种气质的一位艺术家。他刚刚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五本书，散文集《谁是这个世界的富翁》、诗歌评论集《诗意的栖居》，剩下的三本都与诗歌有关，更离不开草原原意蕴。一本是歌词选《白云的故乡》，另外两本便是本文论及的诗集《随风飘逝》和《青草灯盏》。收到五本书后，整整一个下午我被阿古拉泰拉进了草原，带进了他的乡情乡思乃至几缕乡愁之中，为他的家国情怀、民族情感和赤子情思所感动。如果说《随风飘逝》显示出阿古拉泰大气磅礴诗风的话，《青草灯盏》则着眼于细部描写，从青草意象入手，反复歌吟，把一个蒙古族诗人对青草的观察、描摹和歌咏推到某种极致。青草在阿古拉泰笔下，是个体的卑微的生命，又是群体壮阔的存在；是诗人的自诩，也是想象无限的载体，所以读到他的青草味儿十足的诗句，你不可不心向往之。

“一棵探头探脑的小草/嫩得让人心疼”“有一棵青草紧紧地/攥紧了大地的脉搏”意象中又有极大想象的空间。“像一棵草一样行走，在草原，在戈壁，在城市水泥的缝隙间/像一棵草一样行走，用自己的瘦，用自己的小，用深绿色的骨头/像一棵草一样行走，雨来了，不打伞，风来了，就顶着风迈步/像一棵草一样行走，不能在泥土中扎根就在石头缝里跋涉/像一棵草一样行走，无所畏惧，默默地就走成了时光的样子……”

忍不住摘录下全诗，我觉得每一笔每一画都属于草地上的一块草坪，不忍去切割、破坏它的完整性。草如果能行走的话，也应该是阿古拉泰想象的这般模样，但我从中读出了另一种深意。草的意象让我想起人民，想起苦难，想起生存的艰辛，还有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我甚至联想到鲁迅先生的《野草》。此外，如古人论诗所云，诗有佳句照眼明，在这本以青草为主人公的抒情短诗中，小令般清新的诗句举不胜举，读时眼前为之一亮，继而拍案叫绝，相对于《随风飘逝》中大量豪壮壮阔的政治抒情诗而言，《青草灯盏》显示出阿古拉泰炼字炼意的一流功夫。一首小诗，便是一幅小画，一段小曲，在迎接春天的跌宕起伏中带给人愉悦和美感。

书苑随笔

王阳明：不竭的思想源泉

于青

王阳明研究一直是学界的显学，也一直偏重其思想研究的一面。随着新的研究维度出现，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发展的横向比较上进行对比研究，王阳明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拓展和纵深。不少研究者开始重视王阳明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发现了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的王阳明文学创作的独特性。李衍柱新著《文艺复兴时代的王阳明》就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该书从文艺学理论视角对王阳明的文学成就进行了整体阐述，提出“王阳明是开启中国文艺复兴大门的思想家”的命题。全书系统全面地整理研究了王阳明的文学艺术成就，爬梳剔抉，在与西方文明的历史对话中探讨阳明思想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对王阳明研究既有重要的拓展之新，又有寸积铢累的资料之功。

《文艺复兴时代的王阳明》首次提出和论述了王阳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独特贡献，全面展现了其诗学理论与创作实践。该书阐述了王阳明的(1472-1529)一生，这个时期正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文艺复兴”的繁盛高潮时期。可以说，王阳明是一个与哥白尼、哥伦布、达·芬奇生活在同一时间维度上的东方文化巨人。他不仅是中国明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艺家。王阳明的文艺思想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脉络相呼应，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视角维度的问题，这是王阳明本身的思想源泉

所造就的。阳明心学发展了“为天地立心”的理论命题，把人提到天地鬼神万物的主宰的高度，基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宇宙观，生发出“人人皆可成圣”“无间于圣贤，天下古今之所同”的普遍人性的认知，系统阐发了“人者，天地万物之心”、良知是心之本体的观念，突显并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中最具原创性和独创性的理论主张，王阳明提出“乐是心之本体”的观念，反对身与心、心与理二分，肯定情和欲的存在，尊重人的个性与价值，这些判定和观念与文艺复兴的思想原则与价值追求是一致的。

本书选入和辑录的内容包括与艺术家的宇宙观、价值观、美学观和方法论直接相关的阳明心学体系的有关

出来。我以为，内心世界的纷繁缤纷，用嘴巴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的，还好，还可以用文字来表达，可以写作。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奇妙的魔匣，里面装着形形色色的喜怒哀乐，装着天上地下的荒诞幻想，装着曾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故事。有些人，永远也没有机会打开这魔匣，而写作者却可以不时打开这魔匣，让里面装着的精灵自由地飞出来，飞向辽阔的世界，飞向陌生的心灵，使心相心的距离由遥远变得亲近。

我写诗，也尝试写小说，但写得最多的是散文。我喜欢散文这种自由不羁的文体，可以随心所欲抒写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写我看到的风景、听见的天籁，写我观察到的世态万象，写我感受到的人间真情。我认为，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散文是和现实生活、和作者的心性最为贴近的。散文的灵魂，是真，真的情感，真的描述，真的见识和思索。散文看似容易写，但写好很难。如果你没有真诚的态度，没有对生活和人性的独特见识，没有对文字的敏感和追求，哪怕写成千言万语，恐怕难脱庸琐凡俗。

写作促使我思索，使我激动也使我平静。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必须睁大了眼睛观察世界，探索人性，也不断地审视自己。写作使我更深刻地认识人生，使我在喧嚣中保持心灵的宁静。写作

也使我保持新鲜的想象力，拒绝精神的衰老。生命之树，因文学的相伴而常青。

我50多年的写作生涯，其实每一行文字，每一篇文章，都在记录描绘时光的痕痕。岁月的脚步声，由近而远，又由远而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而这个“忽然”，既是眨眼过去的瞬间，又是无穷无尽的停留和延续。

我以《江芦的咏叹》作为这本散文集的题目，不是简单地为了纪念我青春时代的经历和遭遇。故乡崇明岛上的芦苇，迎风而长，清秀曼妙，却无比坚韧，风雨雷电，冰雪霜寒，都无法摧毁这些看似弱小的生命。冬去春来，生生不息。帕斯卡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这比喻使我感到亲切。以芦苇比人，喻示人的渺小和脆弱，其实，可以作另外的解释，人性中的忍耐和坚毅，恰恰如芦苇。在我的诗文中，芦苇是有思想的，它们面对荒滩，面对流水，面对南来北往的候鸟，舒展开思想之翼，飞翔在自由的天空中。我当年在乡下所有的悲欢和憧憬，都通过芦苇倾吐了出来。想起这大半辈子对文学的 pursuit，感觉自己就是一棵历经风雨的芦苇，世界发生的变化很大，而我依然是那棵芦苇。

(作者系第七、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

譬如他在《一朵花的呼吸》中开头一节：

正午的阳光下 一只蜻蜓
把梦焊在了一朵花上
微微颤动的翅翼 像是
花蕊均匀的呼吸

这里有色彩、动作，还有“焊”在花上的梦！好一个“焊”字！蜻蜓落花的日常小景，陡然充满浓郁的诗意。

阿古拉泰写《纸上的草原》，称“每一行字都会长成一棵青草/我在纸上放牧着牛羊”。他把自已的写作肯定富有民族特色的阐述，同样的工作，在上一首诗中他这样比喻：“诗人的劳作，不亚于/露水在一朵花蕊上/轻轻地行走。”因此青草意象游动在阿古拉泰的笔下，是充实沉重的，又是轻盈灵动的，青草可以是明亮甚至忧伤的，也可能把天空、星星及看不见的命运掩埋在一棵草下面，博大而辽阔。在阿古拉泰笔下，青草是鲜活的，他认真地写道：“青草是有眼睛的/只要有一棵青草在你心上也就够了”。他用一棵青草的祝福，深绿色的祝福，说道：“一棵青草的祝福 微不足道/却闪着晶莹的露珠。”

至此，我感到自己读懂了蒙古族诗人阿古拉泰的心灵，“青草辉煌/大地安谧”，青草存在，载我所爱；青草无

边，诗思无垠；草原上走出的阿古拉泰，就这样把青草写到极致，完成了自己在诗集《青草灯盏》中所能尽到的责任。

《青草灯盏》让我想起童年，想起远去的温馨记忆，想起土地、农舍、蒙古包和勒勒车，还有奔跑的小马驹，缓缓行进的温顺的羊群。快乐的牧羊犬，以及白云蓝天下一个跑动着的身影。他从童年跑到中年，从草原跑到城市，现在他仍在奔跑，他把自己当成一棵小草，移植在城市钢筋水泥的缝隙里，但他其实早已不是小草。蒙古族诗人阿古拉泰用刚刚出版的五本著作，告诉我们：这棵拥有青草梦幻、提着青草灯盏的诗人，已成长为一棵壮硕的大树。

大树会记住自己种子时的憧憬，更感谢承载他身躯的土地，阿古拉泰这种感恩的情怀，尤其令人感动。青草伴诗意共生，与大地同在。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委员时间

论述，关于创作主体艺术家的思想修养、立志、学习、戒傲、养气、立诚、自得等的论述，还选入了经过业内专业人士考辨所保留下来的诗作(诗、赋、散文、散曲等)783首。有四言、五言、律诗、绝句等形式多种多样，抒情诗、哲理诗、山水诗等风格独特。王阳明的辞赋阔肆隽伟，意蕴深厚。王阳明对艺术创作、审美、批评有着独特的见解。

《文艺复兴时代的王阳明》一书通过严谨翔实的资料考证，精要而全面地反映了王阳明一生丰富的文艺实践活动，呈现出王阳明在思想家、哲学家之外文学家的风采与成就，拓宽了王阳明研究的视界，发现了作为文学家的王阳明的独特性，揭示出王阳明的诗学理论、艺术创作和鉴赏主张，阐释了王阳明文艺活动始终贯彻与实践其心学思想的特点。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书苑随笔